三國志/卷5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張紘　嚴畯　程秉　闞澤　薛綜

張紘

張紘字子綱，廣陵人。少遊學京都，〈吳書曰：紘入太學，事博士韓宗，治京氏易、歐陽尚書，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《韓詩》及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〉還本郡，舉茂才，公府辟，皆不就，〈吳書曰：大將軍何進、太尉硃俊、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，皆稱疾不就。〉避難江東。孫策創業，遂委質焉。表為正議校尉，〈吳書曰：紘與張昭並與參謀，常令一人居守，一人從征討，後呂布襲取徐州，因為之牧，不欲令紘與策從事。追舉茂才，移書發遣紘。紘心惡布，恥為之屈。策亦重惜紘，欲以自輔。答記不遣，曰：「海產明珠，所在為寶，楚雖有才，晉實用之。英偉君子，所遊見珍，何必本州哉？」〉從討丹揚，策身臨行陳，紘諫曰：「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，三軍之所繫命也，不宜輕脫。自敵小寇，願麾下重天授之姿，副四海之望，無令國內上下危懼。」

建安四年，策遣紘奉章至許宮，留為侍御史。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。〈吳書曰：紘至，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，平定三郡，風行草偃，加以忠敬款誠，乃心王室。時曹公為司空，欲加恩厚，以悅遠人，至乃優文褒崇，改號加封，辟紘為掾，舉高第，補侍御吏，後以紘為九江太守。紘心戀舊恩，思還反命，以疾固辭。〉曹公聞策薨，欲因喪伐吳。紘諫，以為乘人之喪。既非古義，若其不克，成仇棄好，不如因而厚之。曹公從其言，即表權為討虜將軍，領會稽太守。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，出紘為會稽東部都

尉。〈《吳書》曰：權初承統，春秋方富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，深懷憂勞，數有優令辭謝，付屬以輔助之義。紘輒拜箋答謝，思惟補察。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，與四方交結，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。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，扶持漢室之勳；討逆平定江外，建立大業，宜有紀頌以昭公義。既成，呈權，權省讀悲感，曰：「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。」乃遣紘之部。或以紘本受北任，嫌其志趣不止於此，權不以介意。初，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，察紘孝廉，昱後為笮融所殺，紘甚傷憤，而力不能討。昱門戶絕滅，及紘在東部，遣主簿至琅邪設祭，並求親戚為之後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，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，權聞而嘉之。及討江夏，以東部少事，命紘居守，遙領所職。孔融遺紘書曰：「聞大軍西征，足下留鎮。不有居者，誰守社稷？深固折衝，亦大勳也。無乃李廣之氣，倉發益怒，樂一當單于，以盡餘憤乎？南北並定，世將無事，孫叔投戈，絳、灌俎豆，亦在今日，但用離析，無緣會面，為愁嘆耳。道直途清，相見豈复難哉？」權以紘有鎮守之勞，欲論功加賞。紘厚自挹損，不敢蒙寵，權不奪其志。每從容侍燕，微言密指，常有以規諷。《江表傳》曰：初，權於群臣多呼其字，惟呼張昭曰張公，紘曰東部，所以重二人也。〉後權以紘為長史，從徵合肥。〈吳書曰：合肥城久不拔，紘進計曰：「古之圍城，開其一面，以疑眾心。今圍之甚密，攻之又急，誠懼並命戮力。死戰之寇，固難卒拔，及救未至，可小寬之，以觀其變。」議者不同。會救騎至，數至圍下，馳騁挑戰。〉權率輕騎將往突敵，紘諫曰：「夫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，忽強暴之虜，三軍之眾，莫不寒心，雖斬將搴旗，威震敵場，此乃偏將之任，非主將之宜也。願抑賁、育之勇，懷霸王之計。」權納紘言而止。既還，明年將復出軍，紘又諫曰：「自古帝王受命之君，雖有皇靈佐於上，文德播於下，亦賴武功以昭其勳。然而貴於時動，乃後為威耳。今麾下值四百之厄，有扶危之功，宜且隱息師徒，廣開播殖，任賢使能，務崇寬惠，順天命以行誅，可不勞而定也。」於是遂止不行。

紘建計宜出都秣陵，權從之。〈《江表傳》曰：紘謂權曰：「秣陵，楚武王所置，名為金陵。地勢岡阜連石頭，訪問故老，雲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，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，故掘斷連岡，改名秣陵。今處所具存，地有其氣，天之所命，宜為都邑。」權善其議，未能從也。後劉備之東，宿於秣陵，周觀地形，亦勸權都之。權曰：「智者意同。」遂都焉。獻帝春秋云：劉備至京，謂孫權曰：「吳去此數百里，即有警急，赴救為難，將軍無意屯京乎？」權曰：「秣陵有小江百餘里，可以安大船，吾方理水軍，當移據之。」備曰：「蕪湖近濡須，亦佳也。」權曰：「吾欲圖徐州，宜近下也。」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，道里所校無幾，於北侵利便，亦有何異？而云欲闚徐州，貪秣陵近下，非其理也。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，而此獨雲權自欲都之，又為虛錯。〉令還吳迎家，道病卒。臨困，授子靖留箋曰：「自古有國有家者，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

世，至於其治，多不馨香。非無忠臣賢佐暗於治體也，由主不勝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，好同而惡異，與治道相反。《傳》曰：『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』，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據自然之勢，操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歡，〈《周禮太宰職》曰：以八柄詔王馭群臣。一曰爵，以馭其貴。二曰祿，以馭其富。三曰予，以馭其幸。四曰置，以馭其行。五曰生，以馭其福。六曰奪，以馭其貧。七曰廢，以馭其罪。八曰誅，以馭其過。〉無假取於人；而忠臣挾難近之術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（雖）則有釁，巧辯緣間，眩於小忠，戀於恩愛，賢愚雜錯，長幼失敘，其所由來，情亂之也。故明君悟之，求賢如饑渴。受諫而不厭，抑情損欲，以義割恩，上無偏謬之授，下無冀之望。宜加三思，含垢藏疾，以成仁覆之大。」時年六十卒。權省書流涕。

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。〈《吳書》曰：紘見柟榴枕，愛其文，為作賦。陳琳在北見之，以示人曰：「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。」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、應機論，與琳書深嘆美之。琳答曰：「自僕在河北，與天下隔，此間率少於文章，易為雄伯，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，非其實也。今景興在此，足下與子佈在彼，所謂小巫見大巫，神氣盡矣。」紘既好文學，又善楷篆，與孔融書，自書。融遺紘書曰：「前勞手筆，多篆書。每舉篇見字，欣然獨笑，如復睹其人也。」〉子玄，官至南郡太守、尚書。〈《江表傳》曰：玄清介有高行，而才不及紘。〉玄子尚，〈《江表傳》（曰）稱尚有俊才。〉孫皓時為侍郎，以言語辯捷見知，擢為侍中、中書令。皓使尚鼓琴，尚對曰：「素不能。」敕使學之。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，尚因道「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，曠言吾君德薄，不足以聽之。」皓意謂尚以斯喻己，不悅。後積他事下獄，皆追此為詰，〈環氏《吳紀》曰：皓嘗問：「詩云『汎彼栢舟』，惟栢中舟乎？」尚對曰：「詩言『檜楫松舟』，則松亦中舟也。」又問：「鳥之大者惟鶴，小者惟雀乎？」尚對曰：「大者有禿鶖，小者有鷦鷯。」皓性忌勝己，而尚談論每出其表，積以致恨。後問：「孤飲酒以方誰？」尚對曰：「陛下有百觚之量。」皓云：「尚知孔丘之不王，而以孤方之！」因此發怒收尚。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，詣宮叩頭請，尚罪得減死。〉送建安作船。久之，又就加誅。初，紘同郡秦松字文表，陳端字子正，並與紘見待於孫策，參與謀謨。各早卒。

嚴畯

嚴畯字曼才，彭城人也。少耽學，善《詩》《書》、三《禮》，又好《說文》。避亂江東，與諸葛瑾、步騭齊名友善。性質直純厚，其於人物，忠告善道，志存補益。張昭進之於孫權，權以為騎都尉、從事中郎。及橫江將軍魯肅卒，權以畯代肅，督兵萬人，鎮據陸口。眾人咸為畯喜。畯前後固辭：「樸素書生，不閒軍事，非才而據，咎悔必至。

」發言慷慨，至於流涕，〈志林曰：權又試峻騎，上馬墮鞍。〉權乃聽焉，世嘉其能以實讓。權為吳王，及稱尊號，峻嘗為衛尉，使至蜀，蜀相諸葛亮深善之。不畜祿賜，皆散之親戚知故，家常不充。廣陵劉穎與峻有舊，穎精學家巷，權聞徵之，以疾不就。其弟略為零陵太守，卒官，穎往赴喪，權知其詐病，急驛收錄。峻亦馳語穎，使還謝權。權怒廢峻，而穎得免罪。久之，以峻為尚書令，後卒。〈吳書曰：峻時年七十八，二子凱、爽。凱官至昇平少府。〉峻著《孝經傳》《潮水論》，又與裴玄、張承論管仲、季路。皆傳於世。

裴玄

玄字彥黃，下邳人也，亦有學行，官至太中大夫。問子欽齊桓、晉文、夷、惠四人優劣，欽答所見，與玄相反覆，各有文理。欽與太子登遊處，登稱其翰採。

程秉

程秉字德樞，汝南南頓人也。逮事鄭玄，後避亂交州，與劉熙考論大義，遂博通五經。士燮命為長史。權聞其名儒，以禮徵，秉既到，拜太子太傅。黃武四年，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，秉守太常，迎妃於吳，權親幸秉船，深見優禮。既還，秉從容進說登曰：「婚姻人倫之始，王教之基，是以聖王重之，所以率先眾庶，風化天下，故《詩》美《關雎》，以為稱首。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，存《周南》之所詠，則道化隆於上，頌聲作於下矣。」登笑曰：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誠所賴於傅君也。」病卒官。著《周易摘》《尚書駁》《論語弼》，凡三萬餘言。

徵崇

秉為傅時，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。〈吳錄曰：崇字子和，治《易》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兼善內術。本姓李，遭亂更姓，遂隱於會稽，躬耕以求其志。好尚者從學，所教不過數人輒止，欲令其業必有成也。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，咸親焉。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，學足以為師。初見太子登，以疾賜不拜。東宮官僚皆從諮詢。太子數訪以異聞。年七十而卒。〉

闞澤

闞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世農夫，至澤好學，居貧無資，常為人傭書，以供紙筆，所寫既畢，誦讀亦遍。追師論講，究覽群籍，兼通歷數，由是顯名。察孝廉，除錢唐長，遷郴令。孫權為驃騎將軍，辟補西曹掾；及稱尊號，以澤為尚書。嘉禾中，為中書令，加待中。赤烏五年，拜太子太傅，領中書如故。澤以經傳文多，難得盡用，乃斟酌諸家，刊約《禮》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，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，又著《乾象歷注》以正時日。每朝廷大議，經典所疑，輒諮訪之。以儒學勤勞，封都鄉侯。性謙恭篤慎，宮府小吏，呼召對問，皆為抗禮。人有非短，口未嘗及，容貌似不足者，然所聞少窮。權常問：「書傳篇賦，何者為美？」釋欲諷喻以明治亂，因對賈誼《過秦論》最善，權覽讀焉。初，以呂壹姦罪發聞，有司窮治，奏以大辟，或以為宜加焚裂，用彰元惡。權以訪澤，澤曰：「盛明之世，不宜復有此刑。」權從之。又諸官司有所患疾，欲增重科防，以檢禦臣下，澤每曰：「宜依禮、律」，其和而有正，皆此類也。〈吳錄曰：虞翻稱澤曰：「闞生矯傑，蓋蜀之揚雄。」又曰：「闞子儒術德行，亦今之仲舒也。」初，魏文帝即位，權嘗從容問群臣曰：「曹丕以盛年即位，恐孤不能及之，諸卿以為如何？」群臣未對，澤曰：「不及十年，丕其沒矣，大王勿憂也。」權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澤曰：「以字言之，不十為丕，此其數也。」文帝果七年而崩。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，其為長幼也微矣。〉六年冬卒，權痛惜感悼，食不進者數日。

唐固

澤州裡先輩丹楊唐固亦修身積學，稱為儒者，著《國語》《公羊》《穀梁傳》注，講授常數十人。權為吳王，拜固儀郎，自陸遜、張溫、駱統等皆拜之。黃武四年尚書僕射，卒。〈吳錄曰：固字子正，卒時年七十餘矣。〉

薛綜

薛綜字敬文，沛郡竹邑人也。〈吳錄曰：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。秦滅六國，而失其祀，子孫分散。漢祖定天下，過齊，求孟嘗後，得其孫陵、國二人，欲復其封。陵、國兄弟相推，莫適受，乃去之竹邑，因家焉，故遂氏薛。自國至綜，世典州郡，為著姓。綜少明經，善屬文，有秀才。〉少依族人避地交州，從劉熙學。士燮既附孫權，召綜為五官中郎（將），除合浦、交阯太守。

時交土始開，刺史呂岱率師討伐，綜與俱行，越海南征，及到九真。事畢還都，守謁者僕射。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，澤不能答。綜下行酒，因勸酒曰：

「蜀者何也？有犬為獨，無犬為蜀，橫目苟身，蟲入其腹。」〈臣松之見諸書本「苟身」或作「句身」，以為既云「橫目」，則宜曰：「句身」。〉奉曰：「不當復列君吳邪？」綜應聲曰：「無口為天，有口為吳，君臨萬邦，天子之都。」於是眾坐喜笑，而奉無以對。其樞機敏捷，皆此類也。〈《江表傳》曰：費禕聘於吳，陛見，公卿待臣皆在坐。酒酣，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，言及吳、蜀。禕問曰：「蜀字云何？」恪曰：「有水者濁，無水者蜀。橫目苟身，蟲入其腹。」禕復問：「吳字云何？」恪曰：「無口者天，有口者吳，下臨滄海，天子帝都。」與本傳不同。〉呂岱從交州召出，綜懼繼岱者非其人，上疏曰：

昔帝舜南巡，卒於蒼梧。泰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然則四國之內屬也，有自來矣。趙佗起番禺，懷服百越之君，珠宮之南是也。漢武帝誅呂嘉，開九郡，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。山川長遠，習俗不齊，言語同異，重譯乃通。民如禽獸，長幼無別，椎結徒跣，貫頭左衽，長吏之設，雖有若無。自斯以來，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，稍使學書，粗知言語，使驛往來，觀見禮化。及後錫光為交阯，任延為九真太守，乃教其耕犁，使之冠履；為設媒官，始知聘娶；建立學校，導之經義。由此已降，四百餘年，頗有似類。自臣昔客始至之時，珠崖除州縣嫁娶，皆須八月引戶，人民集會之時，男女自相可適，乃為夫妻，父母不能止。

交阯糜泠、九真都龐二縣，皆兄死弟妻其嫂，世以此為俗，長吏恣聽，不能禁制。日郡男女夥體，不以為羞。由此言之，可謂蟲豸，有靦面目耳。然而土廣人眾，阻險毒害，易以為亂，難使從治。縣官羈縻，示令威服，田戶之租賦，裁取供辦，貴致遠珍名珠、香藥、象牙、犀角、玳瑁、珊瑚、琉璃、鸚鵡、翡翠、孔雀、奇物，充備寶玩，不必仰其賦入，以益中國也。然在九甸之外，長吏之選，類不精核。漢時法寬，多自放恣，故數反違法。珠崖之廢，起於長吏睹其好發，髡取為髮。及臣所見，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，下車以供設不豐，撾殺主簿，仍見驅逐。九真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，並請大吏，酒酣作樂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，京不肯起，歆猶迫強，萌忿杖歆，亡於郡內。歆弟苗帥眾攻府，毒矢射萌，萌至物故。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，卒不能克。又故刺史會稽朱符，多以鄉人虞褒、劉彥之徒分作長吏，侵虐百姓，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，百姓怨叛，山賊並出，攻州突郡。符走入海，流離喪亡。次得南陽張津，與荊州牧劉表為隙，兵弱敵強，歲歲興軍，諸將厭患，去留自在。

津小檢攝，威武不足，為所陵侮，遂至殺沒。後得零陵賴恭，先輩仁謹，不曉時事。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蒼梧太守。巨武夫輕悍，不為恭服。（所取）（輒）相怨恨，逐出恭，

求步騭。是時津故將夷廖、錢博之徒尚多，騭以次鋤治，綱紀適定，會仍召出。呂岱既至，有士氏之變。越軍南征，平討之日，改置長吏，章明王綱，威加萬里，大小承風。由此言之，綏邊撫裔，實有其人。牧伯之任，既宜清能，荒流之表，禍福尤甚。今日交州雖名粗定，尚有高涼宿賊；其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珠官四郡界未綏，依作寇盜，專為亡叛逋逃之藪。若岱不復南，新刺史宜得精密，檢攝八郡，方略智計，能稍稍以漸（能）治高涼者，假其威寵，借之形勢，責其成效，庶幾可補復。如但中人。近守常法，無奇數異術者，則群惡日滋，久遠成害。故國之安危，在於所任，不可不察也。竊懼朝廷忽輕其選，故敢竭愚情，以廣聖思。

黃龍三年，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，屯半州，以綜為長史，外掌眾事，內授書籍。慮卒，入守賊曹尚書，遷尚書僕射。時公孫淵降而復叛，權盛怒，欲自親征。綜上疏諫曰：

夫帝王者，萬國之元首，天下之所繫命也。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，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，蓋所以存萬安之福，鎮四海之心。昔孔子疾時，托乘桴浮海之語，季由斯喜，拒以無所取才。漢元帝欲禦樓船，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。何則？水火之險至危，非帝王所宜涉也。諺曰：『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』況萬乘之尊乎？今遼東戎貊小國，無城池之固，備御之術，器械銖鈍，犬羊無政，往必禽克，誠如明詔。然其方土寒墝，谷稼不殖，民習鞍馬，轉徙無常。卒聞大軍之至，自度不敵，鳥驚獸駭，長驅奔竄，一人匹馬，不可得見。雖獲空地，守之無益，此不可一也；加又洪流滉瀁，有成山之難，海行無常，風波難免，倏忽之間，人船異勢。雖有堯、舜之德，智無所施，賁、育之勇，力不得設，此不可二也；加以鬱霧冥其上，鹹水蒸其下，生流腫，轉相涔染，凡行海者，稀無斯患，此不可三也。天生神聖，顯以符瑞，當乘平喪亂，康此民物；嘉祥日集，海內垂定，逆虜凶虐，滅亡在近。中國一平，遼東自斃，但當拱手以待耳。今乃違必然之圖，尋至危之阻，忽九州之固，，肆一朝之忿，既非社稷之重計，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，斯誠群僚所以傾身側息，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者也。惟陛下抑雷霆之威，忍赫斯之怒，遵乘橋之安，遠履冰之險，則臣子賴祉，天下幸甚。

時群臣多諫，權遂不行。

正月乙未，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，綜承詔，卒造文義，信辭粲爛。權曰：「復為兩頭。使滿三也。」綜復再祝，辭令皆新，眾咸稱善。赤烏三年，徙選曹尚書。五年，為太子少傅，領選職如故。〈吳書曰：後權賜綜紫綬囊，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，權曰：

「太子年少，涉道日淺，君當博之以文，約之以禮，茅土之封，非君而誰？」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，仍兼選舉，甚為優重。〉六年春，卒。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，名曰《私載》，又定《五宗圖述》《二京解》，皆傳於世。

子翊，官至威南將軍，徵交阯還，道病死。〈《漢晉春秋》曰：孫休時，翊為五宮中郎將，遣至蜀求馬。及還，休問蜀政得失，對曰：「主闇而不知其過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聞正言，經其野民皆菜色。臣聞燕雀處堂，子母相樂，自以為安也，突決棟焚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，其是之謂乎！」〉

子　瑩

翊弟瑩，字道言，初為秘府中書郎，孫休即位，為散騎中常侍。數年，以病去官。孫皓初，為左執法，遷選曹尚書，及立太子，又領少傅。建衡三年，皓追歎瑩父綜遺文，且命瑩繼作。瑩獻詩曰：

惟臣之先，昔仕於漢，奕世綿綿，頗涉臺觀。暨臣父綜，遭時之難，卯金失禦，邦家毀亂。適茲樂土，庶存子遺，天啟其心，東南是歸。厥初流隸，困於蠻垂，大皇開基，恩德遠施。特蒙招命，拯擢泥污，釋放巾褐，受職剖符。作守合浦，在海之隅，遷入京輦，遂升機樞。枯瘁更榮，絕統復紀，自微而顯，非願之始。亦惟寵遇，心存足止，重值文皇，建號東宮，乃作少傅，光華益隆。明明聖嗣，至德謙崇，禮遇兼加，惟渥惟豐。哀哀先臣，念竭其忠，洪恩未報，委世以終。嗟臣蔑賤，惟昆及弟，幸生幸育，托綜遺體。過庭既訓，頑蔽難啟。堂構弗克，志存耦耕。豈悟聖朝，仁澤流盈。追錄先臣，愍其無成，是濟是拔，被以殊榮。翊忝千里，受命南征，旌旗備物，金革揚聲。及臣斯陋，實暗實微，既顯前軌，人物之機。復傅東宮，繼世荷輝，才不逮先，是忝是違。乾德博好，文雅是貴，追悼亡臣，冀存遺類。如何愚胤，曾無彷彿！瞻彼舊寵，顧此頑虛，孰能忍愧，臣實與居。夙夜反側，克心自論，父子兄弟，累世蒙恩，死惟結草，生誓殺身，雖則灰隕，無報萬分。

是歲，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，皓令瑩督萬人往，遂以多盤石難施功，罷還，出為武昌左部督，後定被誅，皓追聖谿事，下瑩獄，徙廣州。右國史華覈上疏曰：

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，敘錄功美，垂之無窮。漢時司馬遷、班固，咸命世大才，所撰精妙，與六經俱傳。大吳受命，建國南土。大皇帝末年，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項峻始撰

《吳書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所撰作，不足紀錄。至少帝時，更差韋曜、周昭、薛瑩、梁廣及臣五人，訪求往事，所共撰立，備有本末。昭、廣先亡，曜負恩蹈罪，瑩出為將，復以過徙，其書遂委滯，迄今未撰奏。臣愚淺才劣，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，若使撰合，必襲孚、峻之跡，懼墜大皇帝之元功，損當世之盛美。瑩涉學既博，文章尤妙，同寮之中，瑩為冠首。今者見吏，雖多經學，記述之才，如瑩者少，是以慺慺為國惜之。實欲使卒垂成之功，編於前史之末。奏上之後，退填溝壑，無所復恨。

皓遂召瑩還，為左國史。頃之，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，為群小所疾，左遷衡陽太守。既拜，又追以職事見詰責，拜表陳謝。因過詣瑩，復為人所白，雲禕不懼罪，多將賓客會聚瑩許，乃收禕下獄，徙桂陽，瑩還廣州。未至，召瑩還，復職。是時法政多謬，舉措煩苛，瑩每上便宜，陳緩刑簡役，以濟育百姓，事或施行。遷光祿勳。

天紀四年，督軍征皓，皓奉書司馬由、王渾、王濬請降，其文，瑩所造也。瑩既至洛陽，特先見敘，為散騎常侍，答問處當，皆有條理。〈干寶《晉紀》曰：武帝從容問瑩曰：「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？」瑩對曰：「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，暱近小人，刑罰妄加，大臣大將，無所親信，人人憂恐，各不自保，危亡之釁，實由於此。」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，瑩各以狀對。〉太康三年卒。著書八篇，名曰《新議》。〈王隱《晉書》曰：瑩子兼，字令長，清素有器宇，資望故如上國，不似吳人。歷位二宮丞相長史。元帝踐阼，累遷丹楊尹、尚書，又為太子少傅。自綜至兼，三世傅東宮。〉

作者評論

評曰：張紘文理意正，為世令器，孫策待之亞於張昭，誠有以也，嚴、程、闞生，一時儒林也。至畧辭榮濟舊，不亦長者乎！薛綜學識規納，為吳良臣。及瑩纂蹈，允有先風，然於暴酷之朝，屢登顯列，君子殆諸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